



北大校园里的蔡元培像。

## 一生浪漫、开明，两贴征婚启事

# 女儿眼中的蔡元培

上海是蔡元培早年从事教育以及晚年定居的地方，华山路303弄16号是他在内地的最后一个住处。82岁的蔡晔晔是蔡元培的第5个孩子。蔡元培在香港去世时，她就守在身边。在她眼里，父亲是个浪漫、开明的人。

### 第一位夫人是旧式女子

说起蔡元培，有两件事令人不能忘怀，一是他与北大，二是他与“五四”运动。蔡元培是浙江绍兴山阴县人，一生经历了清政府、南京临时政府、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时期，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、思想家。他的“教育者，非为已往，非为现在，而专为将来”、“囊括大典，网罗众家；思想自由，兼容并包”等名言警句影响深远，被认为是中国教育革新第一人。

蔡元培一生清廉简朴，没有置业，常常搬家。在上海，他最早住在凤阳路，后来搬到万航渡路、愚园路、华山路。1937年，他举家迁往香港，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。两年后，他的妻子周峻带着儿女回到了现在的住所。

“以前，父亲的物品是由母亲看护的。母亲1975年去世后，就由我看护了。”蔡晔晔指着58平方米的客厅说。那里的四面墙上挂满了蔡元培的像，“这是刘半农拍的；这是北大师生欢迎父亲从欧洲考察回来时拍的集体照；1921年，父亲担任北大校长时生病住院，著名美术教育家刘海粟去看望他，现场画了这张素

描”。客厅中，还摆放着蔡晔晔的母亲为蔡元培画的像。“父亲还在上面题了词：‘唯卿第一能知我’。父亲是个很浪漫的人，和母亲订婚时，曾题词：‘谨以最纯洁最诚恳之爱情与周峻君订婚’。”蔡晔晔说。

蔡元培一生结过3次婚，有两个女儿和5个儿子，长子6岁夭折。蔡晔晔和蔡怀新、蔡英多是他的第三位夫人周峻所生。目前，也只有这3个子女还健在。

蔡元培的第一段婚姻是旧式婚姻，由兄长作主。因此，后来拍的很多专题片都省略了这段往事，很少提及。蔡晔晔对此不太满意：“第一位母亲王昭虽然是旧式女子，但是见识很广。”

1889年，22岁的蔡元培考中举人后，迎娶了他的第一位夫人王昭。王昭有洁癖，什么都要弄得干干净净，坐椅、食器、衣服、毛巾等都禁止别人触摸，睡觉前必须先脱去外衣，然后脱去衣裙之类，再用毛巾擦拭头发等，而且花钱极节省。蔡元培却生性豪放，不拘小节，有点大男子主义，两人婚后经常发生口角，蔡元培似乎难以接受自己的妻子。这样一晃过了7年，直到

王昭为他陆续生下两个儿子，他们才慢慢找到了夫妻的感觉。王昭是旧式妇女，在蔡元培面前，总是谦虚地称他为“老爷”。为此，参与百日维新的蔡元培还责怪她：“你以后可不要再叫什么‘老爷’，也不要再称什么‘奴家’了，听着多别扭呀！”而王昭总是温顺地说：“唉，奴家都叫惯了，总是改不过来呢。”

1900年，接受了西方新思想的蔡元培开始重新思考女权的定义。他写出了《夫妻公约》，重新调整与妻子王昭的关系，这对结婚10多年的夫妻在这时找到了恋爱的感觉。可惜好景不长，就在这一年，王昭因病去世。

蔡晔晔说：“父亲在祭文里写过，王昭从不跟官场太太往来，很淡泊。后来父亲因为反对清朝，辞去翰林院官职回到家乡教书，很多人说他傻，但她带着两个儿子从北京回到家乡，支持他。”蔡晔晔听说，当时很多人劝父亲复职，唯独王昭没有劝过他。“我父亲信奉男女平等，劝她放脚，不要迷信鬼神，她也听，准备逐步去实行。同时她也很尊重他，这段感情胜过新婚。”



1936年蔡元培与夫人周峻的合影。（资料图片）

### 他是非常开明的好父亲

蔡晔晔打开圆桌上的台灯，拿出《蔡元培全集》（第七卷），朗读起父亲为大姐威廉去时所写的《哀长女蔡威廉文》。她把书捧得很近，坚持读完全文。蔡晔晔说，父亲最爱大姐。大姐生得很美，在大学里有很多追求者，“后来大姐爱上了美术理论家林文铮，结婚前夜，她为父亲画肖像，希望这幅画能陪伴父亲，可惜这幅画最后也没有画完。后来大姐不幸去世，这个消息，母亲不敢告诉父亲，她和大姐夫商量好，每次写信仍落款‘威廉附笔请安’”。

1940年3月5日，就在周峻50岁生日的前两天，蔡元培在香港病逝。

蔡晔晔回忆父亲最后的岁月，“本来父亲计划从香港出发，转道越南，走陆路去昆明和大姐会合。后来，父亲看到一张昆明的报纸，上面写着‘女画家蔡威廉追悼会、遗作展’。父亲很伤心，写了这篇文章。一年后，他就香港去世了，临终还惦记着大姐”。

蔡晔晔从出生后就一直陪伴在父亲左右。蔡元培和孩子们无话不谈，为孩子们做玩具，读《西行漫记》。“有人觉得我父亲当过官（教育总长），当官的人都会让自己的孩子去学法律、学政治，以后也好当官，但父亲对我们的教育非常开明，他曾写了7个字

给母亲：‘且从诸兄学实科。’告诫我们要学习实在、有用的科目。”

蔡晔晔的大哥蔡无忌留学法国13年，是畜牧兽医专家；大姐蔡威廉留学比利时和法国，在油画方面卓有成就，但英年早逝；二哥蔡柏龄是法国国家级物理学博士，曾与法、美科学家共同发现反铁磁性现象，获法国科学院奖章。她说：“大哥很聪明，十几岁就把法国大百科全书看下来了。他到临终前还在工作，说中国农业史还没写完，中国畜牧兽医史也没写完。没想到第二天，他就不能讲话了……”

蔡晔晔一生未嫁，离休前是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研究员，每天步行上下班，来回5公里。从20世纪60年代起，她先后担任了第三、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及第六、第七、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，1998年离休。

现在，年过八旬的蔡晔晔每天早晨六七点就要起床，晚上11点才上床休息，每周平均要参加3个会，日子过得忙碌而充实。她生活的主旋律都和父亲有关：“去电视台录制了《蔡元培和他的妻儿们》，还要参加老照片展……我要延续母亲的遗志，怀念父亲，守护父亲，直到生命停止。”

（据《人物周报》）

### 浪漫一生，两贴征婚启事

王昭去世时，蔡元培33岁。当时他在江浙一带的知识界已颇有名气，人们纷纷上门给他提媒。为防媒人扰其清静，蔡元培贴出了征婚启事：第一，不缠足；第二，识字；第三，男子不娶妾，不娶姨太太；第四，丈夫死后，妻子可以改嫁；第五，意见不合，可以离婚。这则征婚启事在当时可谓惊世骇俗，上门说媒的人顿时退避三舍。

1901年的一天，蔡元培在朋友家看到了一幅工笔画，线条秀丽，题字极有功底。此画出自黄仲玉之手，她是江西名士黄尔轩的女儿，在当地是有名的才女。她没有缠足，识字，还精通书画，孝敬父母，完全符合蔡元培的择偶标准。蔡晔晔说：“父亲爱美术，先看到黄仲玉的画，还没见到人，就托人去提了亲。”

1902年元旦，蔡元培在杭州举办了一生中的第二次婚礼。这次婚礼中西合璧，他用红帛缀成“孔子”二字，代替悬挂三星画轴的传统，以开演说会的形式代替闹洞房。

1920年年底，蔡元培在欧洲考察时，黄仲玉病逝。他闻讯当即挥泪写下著名的祭文《祭亡妻黄仲玉》：呜呼仲玉，竟舍我而先逝耶！自汝与我结婚以来，才20年，累汝以儿女，累汝以家计，累汝以国内、国外之奔走，累汝以贫困，累汝以忧患，使汝善书、善画、善为美术之天才，竟不能无限之发展，而且积劳成疾，以不能尽汝之天年。呜呼，我之负汝何如耶！……

在蔡元培55岁时，时任北大校长的他决定续弦。他再次提出自己的条件：一、具备相当的文化素质；二、年龄略大；三、

熟谙英文，能成为研究助手。

这次，一位名叫周峻的女子走进了他的生活。周峻是蔡元培原来在上海成立爱国女校时的学生，对蔡元培一直抱有敬佩与热爱的情感。她一直到33岁还没有结婚，这在当时的中国是难以想象的。蔡元培和周峻两人年龄相差22岁。在挚友的撮合下，1923年7月10日，蔡元培与周峻在苏州留园举行了结婚典礼。

这次婚礼完全是现代式的。当时，蔡元培到周峻下榻的宾馆迎接新人，之后两人一起到苏州留园，拍摄了结婚照片。蔡元培西装革履，周峻身披白色婚纱。在婚礼的宴席上，蔡元培还向大家讲述了他们的恋爱经过。“忘年新结缔中契，劝学将为海外游。鯉泳鸕飞常互且，相期各自有千秋。”蔡元培就是用这样的文字，记下了他的第三次新婚。

婚后10天，蔡元培携周峻及子女离沪，奔赴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。在那里，夫人和女儿都进了美术学院，而他则开始潜心编写《哲学纲要》。每到黄昏，在布鲁塞尔的林间小道上，人们常能见到一对老夫少妻相偕而游，赏月吟诗。



蔡元培故居。